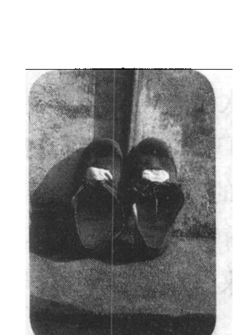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的鞋子



◇李汉荣

那年，记得是深秋，父亲搭车进城来看我们，带来了田里新收的大米和一袋面条。“没上农药化肥，专门留了二分地给自己种的，只用农家肥，无污染，保证绿色环保有机，让孙女吃些，好长身体。”父亲放下粮袋，笑着说。我掂量了一下，大米有五十来斤，面条有三十多斤。鼓鼓囊囊两大麻袋，不知他老人家一路怎么颠簸过来的。老家到这个城市有近一百华里路，父亲也是快八十岁的老人了。看着父亲一头的白发和驼下去的脊背，我没有说什么，心里一阵阵温热和酸楚。

父亲看着我们刚刚入住的新房，墙壁雪白，地板光洁，说，这辈子当你的爹，我不及格，没有为你们垫个家底，你们家里，连一片砖我都没有为你们添过，也没有操一点心，也没帮过一文钱，我真的不好意思。只要你们安然、安分，我就心宽了。我不住地说，爹你老人家还说这话，我们长这么大就是你的恩情，你身体不错好好活着就是我们的福分，别的，你就别想多了。

父亲忽然记起了什么，说，嘿，你看，人老了忘心大，鞋子里有东西老是硌脚。昨天黄昏在后山坡地里搬包谷，又到林子里为你受凉的老娘扯了一把柴胡和麦冬，树叶啦，沙土啦，鞋子都快给灌满



了，当时没抖干净，衣服上头发上粘了些野絮草籽，也没来得及理个发，换身像样的衣服，就这么急慌慌来了。走，孙女儿，带我下楼抖抖鞋子，帮我拍拍衣服上的尘土。我说，就在屋里抖一下，怕啥，何必下楼。父亲执意下楼，说新屋子要爱惜，不要弄脏了。

楼下靠墙的地方，有一小片长方形空地，还没有被水泥封死。父亲就在空地边，坐在我从楼上拿下来的小凳子上，脱了鞋子仔细抖，又低下身子让孙女儿拍了衣服，清理了头发。上楼来，我帮父亲用梳子梳了头发，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为他梳头。我看清了这满头的白发，真有点触目惊心，但我又怎能看清，白发后面积压了多少岁月的风霜？

第二年春天，楼下那片空地上，长出了院子里往年没有见过的东西，车前子、野茅草、蓑草、野薄荷、柴胡、灯芯草、野蕨秧、野刺玫，在楼房转角的西侧，还长出一苗野百合。大家都感到惊奇，有个上中学的孩子开玩笑说，这不就是个百草园吗？

大家都说，新鲜，真新鲜。也有人说这个院子向阳，有空地就不愁不长苗苗草草。大家议论一阵也就不再管这事了。

只有我明白这些花草的来历。它们来自父亲，来自父亲的头发、衣服和鞋子，来自父亲的山野。

是的，父亲也许没有带给我们什么财富、权力和任何世俗的尊荣，清贫的父亲唯一拥有的就是他的清贫，清贫，这是父亲的命运，也是他的美德。

但是，比起他的没有留下什么，父亲更没有带走什么，连一片草叶、一片云絮都没有带走。

他没有带走的一切，就是他留下的。

连我对他的感念和心疼，他也没有带走，全都留在了我的心里。这么说来，我的所谓的感念和心疼，说到底还是我从父亲那里收获的一份感情，直到他不在了，我仍然在他那里持续收获着这种感情。而他依然一无所有地在另一个世界孤独远行。

是的，他没有带走的一切，就是他留下的。我看着大地上的一



切，全是一代代清贫的父亲们留给我们的啊。

何况，我的父亲，曾经，他把他的山野、他的草木、他的气息都留给我们。

他清贫的生命，又是那般丰盛和富有，超过一切帝王和富翁。在他的衣服上拍一下，鞋子里抖一下，就抖出一片春天。

那么，我们这些自以为是地活着的人们，又能给世界留下什么呢？我们敢于践踏一切的鞋子里，除了欲望的钉子和冷酷的铁掌，还有别的可以发芽开花的种子吗？

父亲越去越远，越去越远，他留下的草木，永世芳香。

（选自《散文》2012年第6期）



【思考·领悟】

父亲的鞋子里灌进了沙子、叶子、种子，但急切看望儿子孙女的他一点都不曾感觉，等到踏上了去往儿子家的车，心情稍微平静下来，他才感到硌脚，可又不好意思脱下来抖一抖，终于到儿子家了，又因为怕把屋子弄脏，执意要去楼下抖。这个质朴且略带泥土味儿的父亲，一举手一投足无不展现他深沉的父爱。而这朴素的父爱，也都被作者李汉荣先生接收到了。他的心因为父亲的爱而感到“温热”，同时，又因为看到父亲的白发和驼下去的背而“酸楚”。这种爱的交流，让我们读起来也不禁暖和起来。而文章并没有在这种交流中结束，父亲鞋子中抖落的种子在第二年发了芽，在作者的新居前长大，这正是父亲留给作者的山野的气息，让作者在现实的生活中保有一片纯洁的世界。灌进父亲鞋子的是父亲清贫的生活，而这在作者看来，正是父亲留给自己的美德，这美德也会像那些种子一样，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